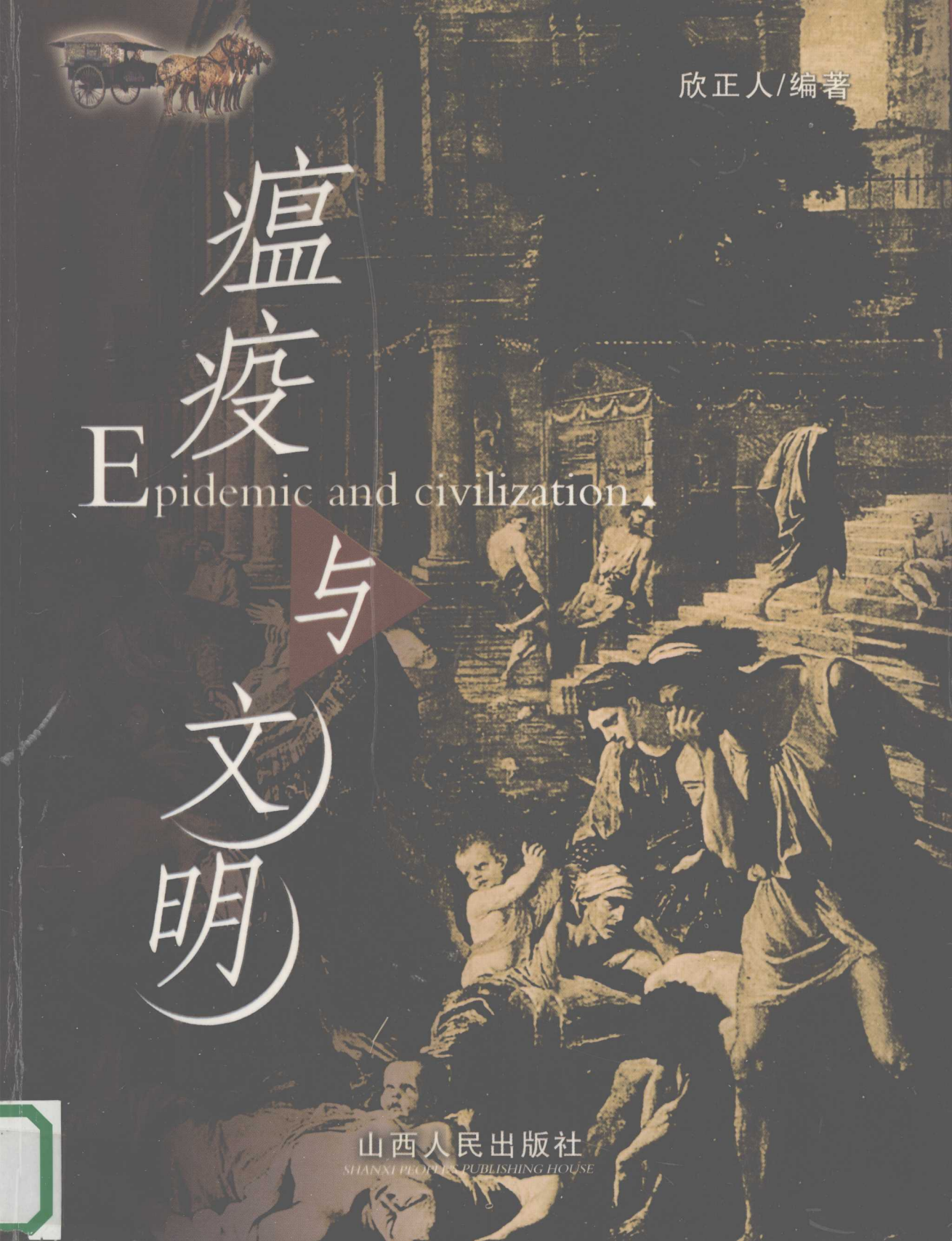




欣正人/编著

瘟疫 Epidemic and civilization 与 文明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欣正人◎编著

R51-091
X529:1

瘟疫与文明

Epidemic and civilization

山西人民出版社

总策划 董晓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瘟疫与文明/欣正人编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03-05027-0

I.瘟... II.欣... III.瘟疫—医学史—研究—世界 IV.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025 号

瘟疫与文明

编 著 者:欣正人

责任编辑:周 红

出 版 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235(综合办)

E-mail:Fzxz@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Renmshb@sxskcb.com(综合办)

经销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网 址:www.sxskcb.com

承印者:山西众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230mm×180mm 16 开

印 张:13.25

字 数:173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本书著作权归欣正文化公司所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著者说明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任何一次瘟疫的大爆发，都会对人类造成深而巨的伤痛和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一个鲜活的个体，一群群肤色各异的民众，又是构成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和文明传承的载体，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可宝贵的呢？与此同时，人类在与瘟疫做斗争的过程中，又在不断改写着文明的纪录，或催人奋进，或沮丧黑暗，或峰回路转，或步入迷途……筚路褴褛，但人类总是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一部人类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瘟疫与人类互动的关系史。换言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成，是人类同疫病生存与共、互相制约、彼此消长的永无休止的互动过程。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瘟疫的流行，非但没有毁灭人类，恰恰相反，却激发出人们不断对其抗击的勇气和智慧，并进而击退瘟神；经过一次次“战斗”的洗礼，人类变得更加坚强、科学和理性，最终保持了文明的历史航向——对生命的关爱。

本书拟从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视野出发，以瘟疫与文明互动为基本线索，结合历史上重大疫情事件，介绍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

EPIDEMIC
AND
CIVILIZATION

式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并配有 200 多幅图片,以期加深人们对疫病的认识 and 了解,有助于人们树立战胜疫病的信心。

编著者

2003 年 3 月

目录

[CONTENTS]

编著者说明

第一章 缘起：“史学家的漏网之鱼”/001

- 令人恐惧的瘟疫/001
-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006
- “寄生”的启示/011
- 文明前行的脚步/015



第二章 瘟疫与人类的童年/017

漫长的“黄金时代”——狩猎与采集阶段的人类与疫病/017

- 进化的链条/017
- “流浪”的生存方式——狩猎和采集/019
- 来自遗传、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的双重威胁/022
- 并非伊甸园般美好/023
- 家园的代价：农耕文明与疫病/025

农耕文明的代价/025

- 驯养家畜的代价/026
- 天花、麻疹初次造访人类/027

瘟疫与神话传说/029

- “神魔”导致疫病/029
- 最早的医生——“赐人以内心宁静的人”/031
- 蝇神与“西南风”魔鬼/033
- 神圣的蛇杖/034

生命的本能与经验/038

- 出自本能的抵抗/038
-

- 巫术与科学、宗教/040
- 荷拉斯眼睛的光芒/040

第三章 古典与黑暗时代的生命苦旅/042

- 城市：疫病的孳生地/042
- 瘟疫与雅典的衰落/044
- 疫病的潜在威胁/044
- 雅典的衰落/045
- 瘟疫与人类的医德/049
- 瘟疫与古罗马帝国/052
- 欧、亚、非致命病原体的空前聚会/052
- 瘟疫与罗马帝国/053
- 宝贵的遗产：古罗马的公共卫生/056

黑暗时代：中世纪欧陆的浩劫/060

- 黑暗时代的来临/060
- “查士丁尼鼠疫”与东罗马帝国/061
- 东西方的长期对峙/063
- 鼠疫的第二个流行周期/066
- 空前浩劫：1347年~1350年的黑死病/066
- 基督教的观念/072
- 最为可耻的行为：被制造出来的“女巫”/074
- 古已有之的种族屠杀：犹太人灾难/080

蒙昧与襁褓中的科学/085

- 对科学的蹂躏之一：被视做疯子的“堂吉诃德”/085
- 对科学的蹂躏之二：解剖学之父的悲剧/086



- 对科学的蹂躏之三:塞尔维特的悲剧/090
- 世界末日的情结:纵欲与嘲讽/091

第四章 疫病与欧洲文明的复兴/096

疫情与地理大发现/096

- 迟早会出现的地理大发现/096
- 疫病的环球旅行/098

疫病与殖民/100

- 阿兹特克文明的消失/100
- 印加帝国的终结/104
- 美洲大陆死了多少人/106

疫病互动与灾难/108

- “传统”疫病对欧洲的威胁/108
- 新疫病对欧洲的威胁/109
- 疫病令人类尊严扫地/110
- 新城镇的兴起/112
- 霍乱的流行/113
- “白色瘟疫”:肺结核/115
- 并不美丽的“西班牙女郎”/116

疫病、科学与理性/118

- 科学登上历史的舞台/118
 - 疟疾、金鸡纳与奎宁/112
 - 琴纳与牛痘/122
 - 划时代贡献:微生物致病学说/124
 - “白色瘟疫”与科赫/128
-



- 最不体面的梅毒与埃尔利希/131
- “不能病”的克星:维生素 B₁/132
- 对抗病菌的有效武器:青霉素/133
- 人类的希望:天花灭绝/134

第五章 疫病与中国古代社会/136

地理环境与瘟疫/137

- 安土重迁的中华先民/137
- 家畜的驯养与疫病、祭祀/139
- 不可小觑的威力/140

人口、战争、自然灾害与瘟疫/141

- 人口膨胀与资源的关系/141
- “寄生政治”的需要:东征西讨与疫病/142
- “寄生政治”的失衡:内乱与疫病/145
- “寄生政治”的不仁:暴民与疫病/148
- 自然灾害与瘟疫/150

移民与大迁徙/151

- 大移民/151
-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反复交锋/153

商旅、交通、文化交流与外来疾病的输入/156

- 车、船与行商和疫病/156
- 盛唐大熔炉/157
- 闭关锁国前的远航/158
- “蛮夷”的“访问”/158



第六章 肆虐的瘟神与宝贵的财产/160

“疫”字的由来/160

伤寒与张仲景/161

·伤寒/161

·寒、温二说的历史变迁/163

·伤寒与张仲景/164

疟疾/166

·“沼泽中的热病”——疟疾/166

·疟疾与赤壁之战/167

寄生虫(一):血吸虫病/170

·真伪血吸虫/170

·“蛊”的威力/171

寄生虫(二):恙虫病/173

·“含沙射影”的恙虫/173

·恙虫?血吸虫?沙虱?/174

狂犬病/175

·“恐水症”/175

·张畅的故事/177

·孙思邈与狂犬病/177

麻风病/178

·“恶疾”:麻风病/178

·麻风病与卢照邻/179

天花/180

·“痘疮”/180

·天花小插曲:顺治与康熙/181





·“人痘”与“牛痘”/183

鼠疫/184

·万历年间的鼠疫/184

·怪鼠的死亡之舞/186

·“洗太平地”/188

·伍连德与东北鼠疫/189

霍乱/190

·“虎列拉”与“吊脚痧”/190

·京师的霍乱/191

结核/192

·可怕的癆病/192

·才子佳人与肺癆/192

宝贵的遗产/193

民俗民风与瘟疫/194

·爆竹/194

·端午节/195

·民间禁忌/196

第七章 与疫共舞/197

自信而清醒的人类/197

·悲观乎?乐观乎?/197

·几点启示/201

结语:关爱生命/203

YUANQISHIXUEJIADLOUWANGZHIYU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块大陆上的一片，大地的一部分。

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浪卷走，欧洲就少了一点，如同一道海峡的加宽；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英]约翰·多思

第一章

缘起：“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令人恐惧的瘟疫

曾经有学者预言：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人类真的遭受灭绝的灾难，不是别的，必定是一场不可抗拒的瘟疫所致。也许这是危言耸听，但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同瘟疫交战的历史，就会相信上面的预言并非毫无根据。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死于瘟疫，这恐怕是一个永远得不出统计结果的难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瘟疫曾一度成为导致人类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妨以恶名昭著的鼠疫为例，可见其一斑。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鼠疫大流行。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流行高峰期每天死亡上万人，死亡总数近1亿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持续近300年。这次大流行仅在欧洲就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4；意大利和英国的死亡者达到其本国人口的半数。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总共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死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享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创始人”盛誉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在目睹了他的挚友全家在3天内因黑死病相继死去的惨状后,难以自抑的悲恸与恐惧袭击了他。这一心情,在在他写给在蒙纽斯修道院当修士的弟弟的一封信里真实地显露出来:

我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的弟弟!尽管西塞罗在400年前就用过这样的开头写信,但是啊,我亲爱的弟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样开头?我又该在何处转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里,你曾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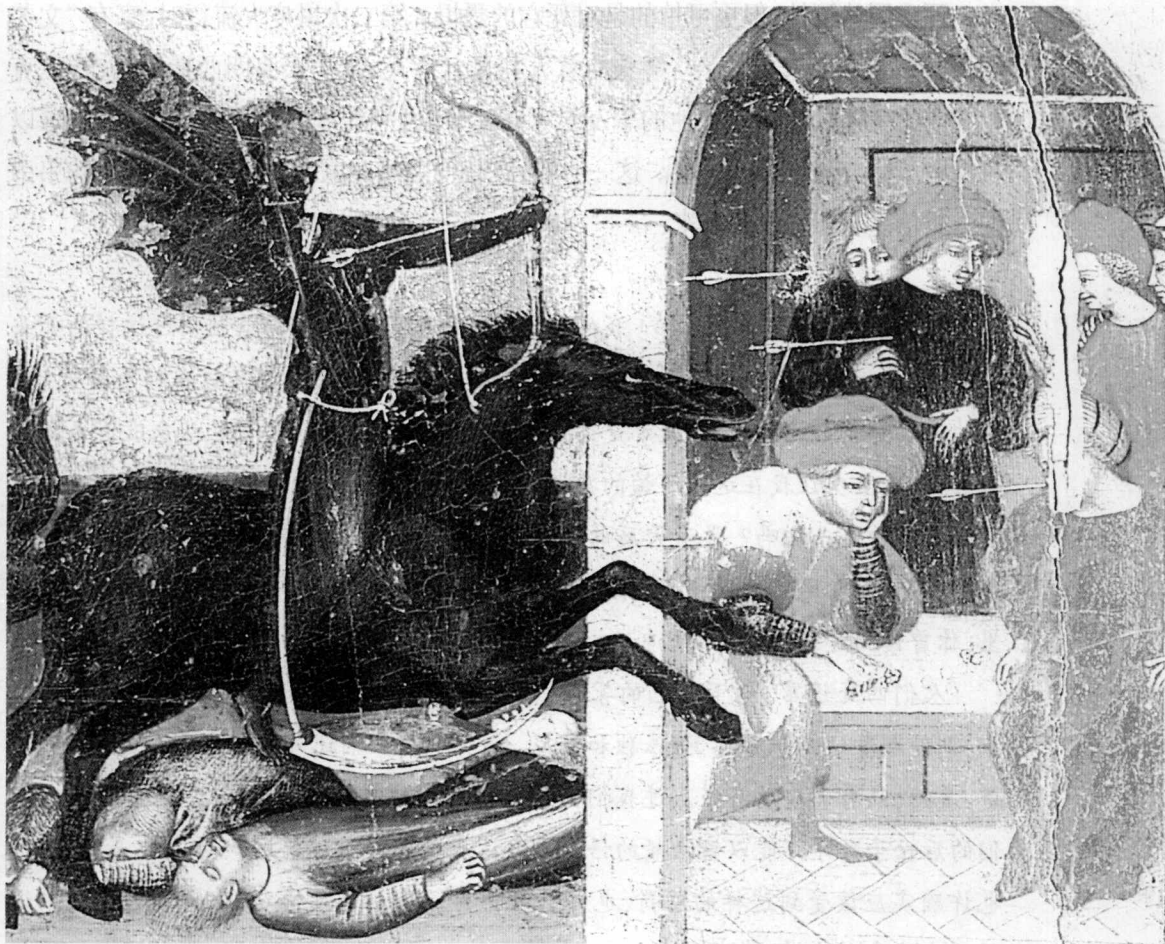
人们四处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已经没有了国家的概念,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哦,是啊,人们还可以大声地向你祝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状况的人才会这样做,而我们的后世子孙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这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可怕,但是我们的祖先难道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

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赐予同样的命运。

.....

彼特拉克为我们了解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惨烈情形提供了宝贵资料。直视大面

◀ 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彼特拉克所生活的时代，比瘟疫更可怕的是心理恐惧，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画面中的死亡之神正向人们射出一支支死亡之箭，不幸的人们脸上流露出恐惧与绝望的表情。

积的人口死亡，死神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因恐惧所致的十分脆弱的心理，在这封家书中一览无余。对于他这样的智者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记载,当时伦敦的街道上往来的多是运尸体的车辆,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做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

同样,在古老的中国,历朝历代也都曾出现过因一场疫病少则几十万、多则数百万人口死亡的惨烈景象。史籍为我们记录下近3000年疫病肆虐华夏大地的真实情景。

据有关学者统计,我国历代疫病的流行次数为:

西汉17次

东汉18次

魏晋96次

南北朝20余次

隋唐16次

两宋50余次

元代12次

明代64次(一说2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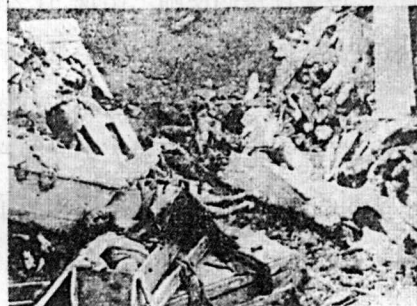
清代300余次

这还不包括近代各地流行疫病的情况。

每当大疫肆虐之际,上至九五之尊的帝王贵胄,下及草莽林间的布衣百姓,都无法逃脱瘟疫这一灾难,瘟疫给社会带来的恐慌是空前的。18世纪末,云南省曾爆发鼠疫,清朝赵州诗人石道南(音译,1765—1792)在他的一首名为“死鼠”的诗(原文无法查找,译自英文译本)中这样写道:

四面八方横死鼠,俨然像虎阻人行,人皆惊恐绕道行。

▼本世纪初中国鼠疫流行时的惨景





老鼠死后不几日,人死就如墙倒塌。

一日死者增无数,阴沉乌云遮蔽日。

三人行走在一处,十步之内两人倒。

夜间死去无数人,无人敢去悼亡人。

瘟神来临油灯暗,油灯吹灭一片黑。

活人死魂尸体留,乌鸦嘶叫满天飞,猫犬不宁低哀鸣。

灵魂不在人如鬼,尸骨遍地无人烟。

田间粮食无人收,县官收租无人睬。

我愿乘上仙龙飞,捎我天堂寻神仙。

乞求洒下福甘露,死者复生得慰藉。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作为天灾之一的瘟疫又总是和人祸紧密相连,天灾与人祸依傍而行,携手并进;而人祸又往往是放大天灾的强有力催化剂,这就使瘟疫的杀伤力犹如重磅炸弹在人群中开花,其威力是前所未有的。“死人无算”、“道殣相望”、“疫死者几半”一类的文字,在古籍中比比皆是。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说: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后,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什么时候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性因素。

疫病,在与人类文明互动的过程中,时而长期肆虐,得意扬扬;时而潜伏下来,伺机作祟,但无论如何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或改变了文明的进程,或阻止了文明脚步,甚而是对文明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产业的转型、政体的变革、科技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由于资料的限制,以及环境的变迁、